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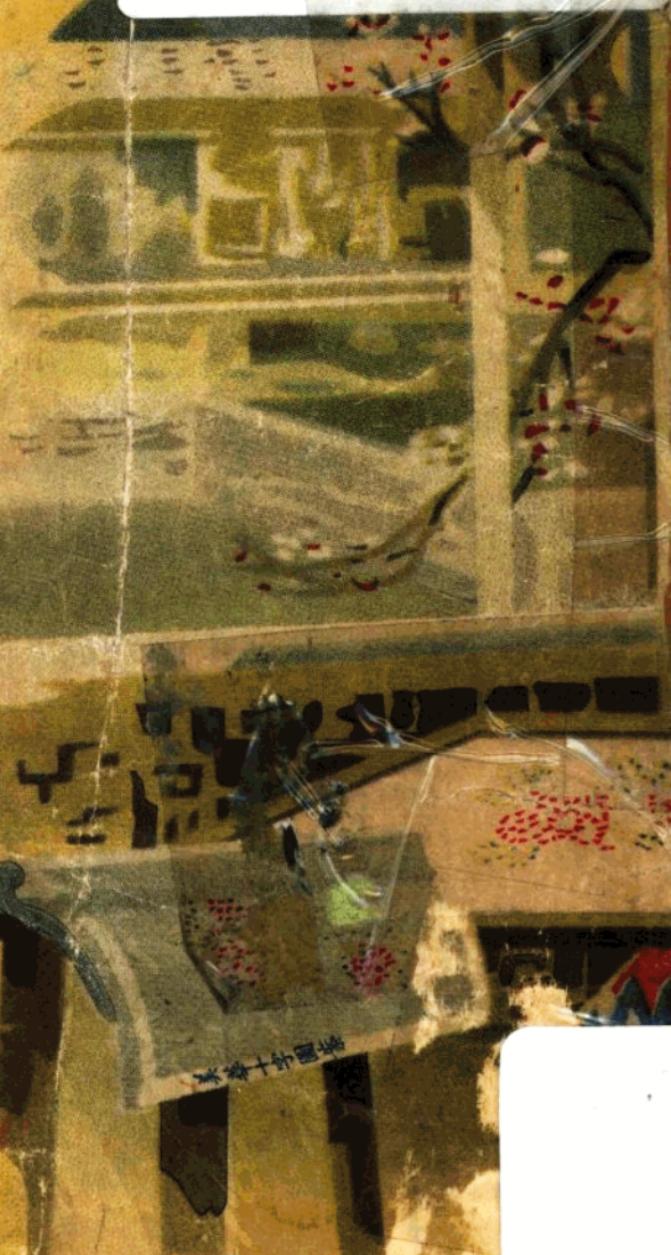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总登记号： 85229

分类号： D0

作者： 无

# 音樂的性質與演奏









時時跟著一個完全旋律。他們不能明白這類一樂節，一樂句，和完全旋律究竟有什麼區別。這是爲程度所限，而無相當修養，故不明白。這種情形和耶穌教創世紀裏的一樁事很相似。當世界開始第一個女子夏娃很疑懼的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子之後。她知道牠是很好的食物，並且吃了能夠使人聰明。遂給予她丈夫亞當吃，後來他倆的眼光都開了，纔知道他們那樣赤身露體，是很可恥的了。

音樂文化的興起，在各國是如何情形，暫且不論。單就美國說，他們喜好音樂的精神，敢說是華葛那的作品所激起來的。現在有許多人坐在「藝術的廟」裏，渡過了幾年的時光，因爲得不到真正妙訣，遂成苦惱，常常自己發問道：『我將如何做去纔得出頭呢？』據一位深有經驗的音樂大家說起，他所遇着的這樣人，（願覓一條道路而得其挽救的），直不知有幾千百人，都是爲了難於明白而煩悶的。殊不知研究音樂不但有路可循；並且那條路是寬廣平直而不很遙遠的大道。要想培植一個辨別優劣的能力，只屑費幾個月的力氣，便能得到基本的知識。

嗣後繼續在良好的音樂裏面渡生活，則所得到的原理於不知不覺之間便能變成分辨這種藝術的力量與原因。因為這個理由，我就對於聽音樂能夠感到快樂的人，大膽的貢獻幾個暗示，希望他們的快樂不是憑着個人的妄自揣測，而是靠着理解爲判斷，我想照這末一來，或不至被人認爲粗率從事吧。

忍耐的讀者諸君！你如果是一位普通喜好音樂的人，你就免不了以下的情形：就是當內行的人們聽歌劇（Opera）到津津有味的地方，往往正是你厭倦無聊的時候。這是就聽歌劇而言。假使是聽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與 Phil Harmonic society 演奏海登的樂曲，或者可以使你感到十分滿意。此外莫差特有些交響樂（Symphony）亦可以使你喜歡。門德爾霜（Mendelssohn）有些交響樂和貝多芬的一部分作品，也許能以供你欣賞。但是柴伊克夫斯基沈悶的音樂或第法札克的豪邁作品，與夫布拉謨斯謎語的音樂，就恐難以得你的興趣了。你並且覺着一切交響樂中的慢樂章的影響，其力量和催眠藥水沒有什麼區別。

## 原序

你若要進星期晚間的演奏會，他們那裏面所演奏的音樂多半是馬森奈 (Massenet) 與第里布斯 (Delibes) 的舞蹈曲，這些舞蹈曲刺激到你的胸懷，當然可以使你精神煥發，假使你所加入的是一個鋼琴獨奏會，請你將眼睛四下一輪，就可以看見許多聽衆在那裏交頭接耳地談話，而不注意他們所當聽的琴音。所以然之故，是因為所奏的是貝多芬的奏鳴樂 (Sonata)，舒曼 (Schumann) 的幻想曲 (Fantasia) 與巴哈 (Bach) 的追覆樂 (Fugue)。假使不奏這些樂曲而奏蕭蘭邦 (Chopin) 的瓦爾資 (Valse)，魯賓士坦 (Rubinstein) 的船中曲 (Barcarolles) 與李斯特 (Liszt) 的西班牙跳舞曲 (Fandangoes)，則頃間互相交談的人定然立即變爲正襟畏坐洗耳恭聽了。

至於鑑賞神樂 (Oratorio) 一層，也和以上的情形相同。聽衆們多半是抱着宗教思想而到會。一年一度來聽基督教會儀式上的米賽亞 (Messiah)。聽過之後無人不感到滿意；且能知道的確超過一切聖樂之上，好像布浪峯 (Mount Brown)

## 原序

之高出一切地在達可馬地方一般。若是你一向不曾聽過神劇，陡然間去領略馬太受難樂（你也許聽人談過，這是對位法的老木匠巴哈所製的），遇着你的運氣不錯，最好是溜在廊子裏坐，為什麼呢？免得你坐遊睡鄉時，被人看見自己覺着不好意思。如果有人勸你到室樂演奏會去，（Chamber-music Concert）便感覺着是四個鬼樣的人，很專心於他們的演奏，所奏的樂曲好像是交響樂架子的音節，又好像是烈性的催眠術，聽得愈久，睡得愈熟。我敢說他們這些音樂的確很好，實在比平常人們所奏的四重奏（Quartet playing）高超得多，然而竟招得聽衆那樣地疲倦，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總而言之，究竟怎樣纔能逃出這個悶人的蛇皮呢？究竟怎樣才能免掉這種搔不到痛癢的隔膜呢？說到這裏，我們繼續申敘道：音樂中確有個樂境，而且你們的朋友，也許親身到過。對於你未改善的情形，或曾經允許安慰你，他也會很有趣地講給你聽他們已經得到優越的結果。但是他們雖然如此盡心鼓勵你，可是忘

記了究竟怎樣纔可以從蛇皮裏把人拉出來。我們應當知道要從裏面逃出來，也是甚麼難能的事。因為音樂一門是有規則而且有秩序的藝術，並非絕對不許用理義解說，確乎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的東西。為達此種目的起見，應先向我們個人發一個問題道：『良好音樂的性質究竟如何？怎麼樣纔算是高妙的演奏？』這個問題雖然不甚大可是很不容易答覆。我願就此兩點貢獻一些兒管見，對於喜好音樂的人們，或者有些幫助也未可知。

序 原

# 樂式的要素

## 第一章

### 節奏

### 旋律

### 和聲



## 樂式要素

音樂的高妙，是人所共知的。若進一步去辨別高妙之所在，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因為辨別的法則很不一定，而專靠個人靈感性的推想，是不會切近事實得其中肯的。譬如說凡名貴的作品其節奏定要特別鮮明，和聲定要異常新奇，乍聽之亦似乎近理；然從實際考察起來，就可以明白這樣的說法並夠不上剖分犀利立論精確了。因為一引出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第一主題，或華葛那「尼柏龍之指環」Walhalla主旋爲例，則此種論調馬上就可以推翻；可以隨便推翻的還稱得起有價值的評論嗎？不過規定名貴樂曲之所以名貴，乃屬於音樂評論的範圍，別有專書，非此小冊所能勝在，可暫拋開不加討論。至於音樂的思想高雅與否，

## 樂式要的素

則受過正式專門音樂教育的，大都能道出其俚俗或優美。因其於平素學習之中同時養成一種習慣，由習慣而得到經驗，由經驗得到能力，有此能力，便不至弄得陰錯陽差，雅俗不分了。今所注意的為學音樂尚未得到真諦或未得專修而有志斯道者，此皆可稱為普通學者。此等學者未始不可得其門而入，只要選擇善本，作一度長期的研究，更與名師大家朝夕共處，藉以吸收其高尚的精神，則升堂入室絕非難事。

普通學者欲辨明作曲者的命意，和演奏者的精巧。於可能的範圍之內很可能以指出方略。果能本此方略向前進行，則音樂的要義可以了解，而辨別的能力也可。以油然而生；從此以後對於音樂的優點，與演奏者的獨到處，便能考定何者合乎規則何者違背原理。

本書的要旨專注於此，首當研究樂曲的形式與其歷史。因為此種藝術係循序漸進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想，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命意，倘方法有所不

同，則其作品亦必因之而異。惟攷究異同，追尋變遷，乃屬於音樂史的範圍，本書限於篇幅，不能兼收。今茲所要討論的，止是樂式要素而已。

學者所以必須認識樂曲的形式者，因為這是鑑賞的先決問題。但是樂曲必須用耳朵聽，方能辨別牠是何等音樂。紙上所印的樂譜，決不能稱為正式的音樂；充其量不過是樂曲的記載。換句話說，樂曲的本身並非紙譜所能充任的，必藉樂器或肉聲發出音浪達於耳鼓，纔能算數。平常之人無論矣，即音樂大家亦不能純就記載辨出音樂的真像；即或有此能力，亦為例外，而非應當之事。譬如鑑賞圖畫而不將圖畫繪出，僅用言語形容這張畫之如何美妙，試問聽者能識別該畫的真像嗎？樂曲須用聽覺來品定，正如圖畫須用視覺來觀察。必須經過一番聽聞之後，樂曲的全景纔可一覽無餘。但是若遇到樂曲的旋律各有不同時，則聽者必定感到過於吃力之苦，為避免這種苦痛，所以各個旋律常有重奏反復的情形，其所以如此者就是要增加深印人心的效力。是故重奏與反復在樂曲中是不可或缺之物。

# 論節奏

## 樂式

的

要

素

略加說明如下：

試拿一篇短小歌曲來觀察，定可以發見其各節各段排列的順序，以及牠的主題常有重奏的事實。例如歌譜故鄉甜(Home, Sweet home)，全歌可分爲六樂節，第一樂節有平靜的意境，第二樂節就是重奏第一樂節的（這就是爲增加深印人心的效力了）；第三樂節是奮昂的（這是對比的部分），第四樂節又是第三樂節的重奏，如此奮昂之情未免加倍深刻，幾幾乎弄得無法收場，幸有第五樂節之徐緩平靜，遂烘托出第四樂節自然的重奏——即第六樂節。

細致此歌的結構，可知各旋律的重複是樂曲中第一要素。研究分配重複的方法，也就是作曲法的要旨；所以樂曲的造成，必具如此計劃纔算有效，否則沒有藝術上的功用，還講什麼作品的價值。

樂曲中曲折愈多的，愈見其計劃的廣大。譬如建築術，最簡單者是平易的正方形，精深的技術常常表現在高聳尖拱的大禮拜堂，其中勾心鬥角，千變萬化，

# 把樂曲的構造的形而上者存焉，主於精微者一

樂

而一窗一柱都是湊成這大塊美的小塊美。換句話說，就是一部分有一部分的美，而全體自有牠的綜合美。更就生物來說，最簡單的組織是珊瑚虫，最高等的組織是萬物之靈的「人」。假使把珊瑚虫截成數節，則各節仍然能夠自保生存。再把各節的表裏反轉過來，則以前的皮膚變而爲今日的胃，現在的胃就是以前的皮膚。

質言之，當牠整個時，固然能自保生存，即被截以後的各節，也各有她們獨立的生活性。由此看來，牠全體的作用和被分成片斷後的作用完全相同。生物中凡這一類的都稱爲最下等之物，也是組織的最下乘。若進而講到人體的組織，那就大有區別了。全體所包含的部分極多，而每一部分俱各有其特殊的能力，無論那一部分都不可以缺少。假使缺少了一部，那就不得稱爲完全的人體。這是最高等生物之組織，是組織中最複雜的，至於樂曲的形式，恰好和人體的組織成正比例。凡最令人贊賞的樂曲，必定是各部分有各部分的特殊能力，才算是合理的佳作。

歌德 (Goethe) 曾考核上述的事實研究出形態學，在他的形態學中有一個定則說：「凡物之組織愈完善，牠的不同之點愈多；因為牠的附屬部分較多，所以牠的表現能力，也較為完美。」

樂曲中最簡單的組織是普通的短歌，而最複雜的形式莫過於碩大無朋的奏鳴樂 (Sonata)。喜好音樂的人欲了解奏鳴樂的結構和牠製作上的計劃，須從樂式學上着手。樂式中的主要材料有三種：就是節奏，旋律，與和聲。

甚麼是節奏？節奏的意義是把一族聲音連在一起，而標明其中的音何者應長

，何者應短；何者應強，何者應弱。很像西文詩中的〔節〕 (Measure) 和〔韻〕 (Foot)，用以標明某字應強，某字應弱，而定出詩中的抑揚鏗鏘一般。

將樂曲中時價相同的衆音符 (Notes)，等分之，依次排列於容積相等的各小節裏面。如 $\frac{1}{4}$ 即是表明每小節有三個四分音符，且是指明每小節的第一音符（即左邊一個）是應強的，其餘兩個音符是應弱的。又有寫 $\frac{1}{2}$ 的乃是表明第一音應

彈指之音  
動力節奏

樂式的一要索

第一圖



符爲最强，第二音符爲弱，第三音符應稍强，第四音符爲最弱。這是就通常的規則而言，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爲作曲者賦有節奏製造權，對於此點，大有伸縮的餘地。所以打破成法，而開拓較廣的畛域，使音樂的組織日趨於高尚，也是藝術上所允許的。由此可以知道，我們所研究的是創作的根由，不必斤斤於陳跡的墨守。

學者果能細心攷究，當能察見極名貴的樂曲其節奏往往平淡無奇。例如貝多芬之第七交響樂 Scherzo的主題（第一圖），又如貝多芬第九交響樂中合唱一段的主題（第二圖），斐

第二圖

